

「國際紅樓夢研討會」

淺評

劉廣定

從近日中國時報及聯合報副刊的報導，知道今年六月十六日到二十日在美國麥迪生威斯康辛大學將舉行一次「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有各國學人數百名參加，是世界漢學研究的一大盛事。中國時報曾刊載了唐德剛與潘重規兩先生的大作，而聯合報更蒐集了宋淇、趙岡、Main、沈怡、高陽、林方直、萬彬彬、潘重規、Tomlovic、邵耀成、馬森、張家綸及余珍珠各先生將發表的十四篇論文提要，使未能躬逢盛會的讀者亦得先睹為快。筆者擬對上述論文中的一部份，提出淺見如下：

「高陽先生的新發現」

筆者以為，在目前所能知道內容或提要的十五篇論文中，以名歷史小說家高陽先生的兩篇最有份量。高先生的考證推理相當縝密，而且常有新的發明，不落前人窠臼。綜合兩篇報告提要可知他的新論點是：

- 一、小說中的元妃（賈元春）是影射平郡王福彭。
 - 二、悼紅、怡紅等之「紅」乃指鑲紅旗王子福彭。
 - 三、曹頌抄家回京後，得平郡王的照應到乾隆十三年福彭去世為止。
 - 四、曹頌曾復任內務府郎中，乾隆十四年因和親王府失火被議重咎。
 - 五、曹雪芹在乾隆十五年任教於「正黃旗義學」。
 - 六、紅樓夢寫作約在乾隆十四年開始，今甲戌本中「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的詩句應是己卯秋月定本時所題。
- 由於未能窺得論文的全貌，無法評論以上各點之

正確性，但有兩個疑問：

一、福彭死後其子慶明於次年三月襲爵，十五年九月薨，由福彭四弟福秀之子慶恆繼，福秀也是曹寅之女所出，他們不再照應曹家，有無特別原因？

二、甲戌本凡例中的題詩若是己卯秋月定本時所題，何以不見於己卯本或庚辰本？而甲戌本第一回所謂「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應如何解釋？

希望能早日讀到高陽先生的大作，以解疑竇。

「己卯本與庚辰本的關係」

兩年前馮其庸先生曾發表「論庚辰本」一文，認為庚辰本紅樓夢是據怡親王府抄本「己卯本」過錄，而也是曹雪芹生前最後的一個本子。筆者曾讀過該篇長文，以其疑點頗多，未敢苟同。今趙岡先生也表示庚辰本是直接自曹家稿本過錄。雖趙先生在「花香銅臭讀紅樓」書中（六十七年八月時報出版公司出版）早已提到這件事，目前却無法得知此次研討會中趙先生是否有更新的見解。不過，「庚辰本並非據己卯本過錄」的這一結論，筆者完全贊同。

但是趙先生所認為「庚辰本是怡親王府在丁亥年以後過錄」的說法，甚可懷疑。這可從「避諱」的情形來說明。

馮先生已卯本紅樓夢為怡王府抄本的根據是在該抄本中，除了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之諱，「玄」與「弘」缺筆，「禎」改為「貞」外，更避怡賢親王允祥及怡僖親王弘曉的諱，「祥」與「曉」也缺筆。但是庚辰本除七十八回的一個「祥」字缺筆外，其他「祥」，「曉」均未避諱。雖然庚辰本的避諱不甚嚴格，有一些「玄」字未缺筆，也不能說明何以怡王府抄本，不避兩代親王的名諱。由於庚辰本七十一回起抄手筆跡與前回不同，淺見以為這部份可能是據已卯補抄的，故「祥」字避諱。這一點是否說得通，尚請高明正之。

「列寧格勒抄本紅樓夢考述」

潘重規先生這篇論文的内容，似乎大部份已見於「紅學六十年」一書（民國六十三年九月文史哲出版社出版）。最近陳慶浩先生在「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1」（民國六十八年八月聯經公司出版）中也有「

列藏本石頭記初探」一篇長文，所以潘先生大概不會提出多少更新的觀念，而可能只是把過去的研究心得加以整理罷了。至於潘先生在中國時報發表的大作，其中有一些並不是在研討會中發表的，在此則不討論了。

「關於曹雪芹的生日」

曹雪芹的生年及卒年一直是紅學研究上的兩個熱門題目。依據甲戌本紅樓夢的脂評，曹氏應逝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除夕（西元一七六三年二月十二日）。三十幾年前周汝昌作翻案文章，認為應延後一年，多年來紅學家爭論紛紛，現大致已塵埃落定於壬午除夕。但是有關他的生年，迄今尚無直接的資料出現，一般研究者都是依據敦誠及張宜泉的兩首詩再配合其卒年來推算。據筆者所知，除胡適先生早年曾假設其生於康熙五十七年（西元一七一八年）外還有其他三種說法：

一、趙岡、高陽、吳世昌等依張宜泉所作傷芹溪居士詩原注「年未五旬而卒」推定曹雪芹生於康熙五十四年（西元一七一五年）曹頌襲

織造職之際，故名「繕」。

二、徐復觀、周汝昌等認為曹氏生於雍正二年（西元一七二四年），符合卒年四十（敦誠輓詩有「四十年華付杳冥」句）的說法。

三、嚴明（嚴冬陽）先生以曹雪芹若生於康熙五十四年，則比敦誠大十八歲，不可能結為至交，故定為康熙六十年（西元一七二一年）（按嚴文原載民國五十九年十月之中華雜誌，其中干支年代頗有錯亂）。

現張家綸先生不但贊同曹雪芹生於雍正二年的說法，更從庚辰本七十五回的回前批「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對清」，及曹頫在雍正二年五月初六的奏摺內容，推定曹雪芹的生日為雍正二年五月初七日。如果不錯的話，這將是這次研討會的一大發現。但筆者還有一疑點：如其生於雍正二年，則死時還不到四十歲，張宜泉不應在詩注中說「年未五旬而卒」。也許張先生在論文中已說明，只是筆者無緣得見。

張先生的另一大貢獻是指出趙岡及周汝昌等以康熙四十四年（西元一七〇五年）五次南巡時在織造署所見曹寅之七八歲幼子為曹頫之錯誤。此看法完全正

確，因曹頫於康熙四十八年（西元一七〇九年）上京當差，五十年已結婚生子，次年底襲織造職，故康熙四十四年時不可能才七八歲，甚或五六歲。

但張先生認為這一幼子是曹頫的看法仍值得商榷。康熙四十九年（西元一七一〇年）曹寅子珍兒夭折，棟亭詩抄別集卷四有詩題云：「辛卯三月二十六日聞珍兒殤，書此忍慟，兼示四姪寄西軒諸友三首」，一般認為四姪是曹頫，則此時既能看詩，決不會才十一二歲。故此點尚待詳究。

「曹雪芹底文化衝突」

唐德剛先生的這篇大作是目前能看到「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中唯一的一篇講稿全文。唐先生的主旨是用「以經解經」的方式，從小說的內容來了解紅樓夢。他從紅樓夢中發現作者故意不描寫女人的「腳」，而認為其原因是曹雪芹為歸化滿族的漢人，但生長在以漢族為主的文化環境中，由於滿人不接受漢人的「小腳」審美觀念，他只好迴避具有衝突的文化問題。

關於紅樓夢不談「小腳」的這件事實，過去已有很多人注意，並沒有什麼創新性，但過去的人只是說

說而已，沒有像唐先生這樣仔細討論。唐先生似乎贊同余英時先生「曹雪芹漢族認同感」的說法（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民國六十七年元月聯經公司出版），但却未明說。

可惜唐先生「所徵引各節係根據購自紐約華埠的一九七四版，曹雪芹、高鶚著紅樓夢」（原論文後記），而沒有參考各種舊抄本，故忽略了曹雪芹確曾描寫過尤三姐的「金蓮」。

紅樓夢六十五回描寫尤三姐鬧酒時的服飾，各程刻本均作：「故意露出蔥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忽起忽坐，忽嗔忽喜」，唐先生的大作中也有此段，但抄本却不同了，如：

庚辰本作：「露着蔥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一對金蓮，或敲或並」。

戚本同庚辰本，但「敲」改為「翹」。

全抄本原文亦同庚辰本，但改文增入數字而成「故意露着蔥綠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綠褲紅鞋，鮮艷奪目，一對金蓮，或敲或並」。由此可知曹雪芹並非沒寫過「金蓮」只是被後人刪了。

尤三姐既有一對金蓮，她的同胞姐妹尤二姐呢？

戚本及庚辰本六十九回賈母看尤二姐時均作：「賈母細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手來瞧瞧，鴛鴦又揭起裙子來，賈母看畢，摘下眼鏡下笑說道：『竟是個齊全孩子』」。揭起裙子來，當然是看腳，却又不明寫。若從旗人的觀點來看「齊全孩子」應是未纏足的，但漢人眼裏三寸金蓮才算齊全。這也許也是「文化衝突」，但未見唐先生提出。

但問題在為什麼只有尤三姐才有金蓮？程刻本中的尤三姐是個貞節烈女，抄本中則完全不一樣，是個「淫奔無耻之流」（六十六回）甚至戚本六十五回的回目就是「淫奔女改行自擇夫」。曹雪芹故意把有三寸金蓮的尤三姐寫成淫奔無行的女子，有什麼特別用意嗎？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借來詩境入傳奇」

林先生的這篇論文，舉了一些例子證明曹雪芹擅於運用詩詞的境界於小說創作，似是前人未加強調之點。但是只限「詩詞」，則嫌範圍太小。其實前平伯先生老早就在「讀紅樓夢隨筆」（見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出版「紅樓夢研究專刊」第一輯，民國

五十六年四月出版）中說明紅樓夢融合了中國古典文學家之長，自成一家之言，是結合傳統性與獨創性的偉大作品。俞先生曾指出紅樓夢多處除了受西廂記、水滸傳及金瓶梅的影響外，更繼承了左傳史記、樂府詩詞、莊子離騷等的傳統，固不僅借用詩境而已。他甚至認為「莊周還影響紅樓全書。它的汪洋恣肆的筆墨，奇幻變換的章法，得力於莊子很深」。

其實曹雪芹借用詩境之說，在脂硯齋評本中早已指出，只是沒說明是何人之詩。但現已有一些為後人找出來源，例如林先生所舉第一例范成大詩句，紅樓夢十五回敘述「饅頭庵……離鐵檻寺不遠」甲戌、庚辰及戚本的雙行註為：「前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限，終須一個土饅頭，是此意。故不遠二字有文章」，早在清代乾嘉時期的周春已在「閱紅樓夢隨筆」中指出「此范石湖句也」。又如翁同文先生曾有「漫談脂硯齋批語引詩」一文（紅樓夢研究專刊十一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出版）也指出甲戌本第二回的評語：「所謂舊事淒涼不可聞也」中這句詩出自寶叔向的七律「夏夜宿表兄宅話舊」。

故如林先生能把紅樓夢仔細讀過，找出所借用詩

境的來源，歸納出曹雪芹受那幾家的影響最深，則比這篇論文的價值要高的多了。

「上床睡覺」

這篇論文可說是小題大作，從「提要」實看不出有何創見，作者認為：「在紅樓夢中，睡跟發悶的關係最密切，床是逃避現實最好的地方，但睡的最重要的作用是為『夢』之『門』第五回可證。」

也許因為作者是外國人，對中國的舊小說的了解還不太夠，其實，在中國的舊小說裏，「睡覺」一向就是用來逃避現實的地方，不單紅樓夢如此，其他小說裏，也常有這種表現。例如西遊記七十八回唐僧對比邱國王聽信妖人之言要取一千一百一十個小兒心肝覺得不忍，豬八戒就勸道「且來寬衣睡覺，莫替古人就憂」。再者，幾乎沒有一本中國的舊小說沒有「託夢」的情節。要做夢，當然就要睡覺，也不是紅樓夢特殊之點。

若更進一步來看，紅樓夢裏幾個重要的夢，例如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境，十三回秦可卿向鳳姐託夢，及八十二回「病瀟湘癡魂驚惡夢」，也都不是「氣

悶」後「上床睡覺」而得，故可見上床睡覺，並不具有什麼特別重要性。

從已披露的十幾篇論文來看，其水準並不比目前臺灣的紅樓夢研究爲高，其淺評已見上文。其他一些文學批評方面的論文，就題目而言，也未出前人範疇，例如 Tomlinovic 女士的論文是「紅樓夢中的死亡與悲劇精神」，吳宏一先生早有「紅樓夢的悲劇精神」（幼獅月刊社民國六十一年八月出版「紅樓夢研究集」）馬森先生的「紅樓夢中的叛逆精神」也與李元貞先生的「論紅樓夢賈寶玉的罪惡感與反抗」（書評書目七十三期，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出版）相近。另一值得商榷的是邀請參加入選的問題。大會邀請了四位中國大陸上的代表，但自由地區的中國學人也只有高陽、潘重規、宋淇及傅述先四位先生，這顯然是受了美國人「親中共狂」的影響，故意高估中共的地位。

其實大陸上的紅學家只是佔地利，有優先接觸第一手文物資料之便，但所論未必件件高明，有成就表現的人數比例也不及自由地區高。依筆者淺見，現任教於東吳大學的翁同文先生（多年來從事紅學研究，極有卓見）任教於師範大學的王關仕先生（民國六十八年三月文坊出版社出版「紅樓夢研究」之作），那宗訓先生（近年來經常在大陸雜誌發表紅學論文）及陳慶浩先生（聯經公司民國六十八年十月出版「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之作）等各位先生均宜加以邀請，則才能如聯合報所謂「幾乎世界上重要的紅樓夢研究專家都已在邀請之列」。

雖然這次會議有如上的一些「美中不足」，身爲一個紅樓夢的愛好者，筆者衷心盼望這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的「國際紅樓夢研討會」進行順利，美滿成功。

書是人生錦囊，亮軒的故事是什麼錦囊妙計呢？請利用本刊後附之劃撥單，到離您最近的郵局去辦個手續就知道了！連手續費都不必付的——讀書就有這麼好！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 著

35元